

“恰当自然审美”与乡村理性改造

——对浙江大花园的价值认知与反思

周膺 吴晶¹

【摘要】中国乡村正在被过度乃至低级艺术化所改造。浙江省实施的重大战略浙江大花园建设要取得成功，除克服功利主义取向外，还需要纠正非理性的艺术审美偏差，通过反思批判确立理性的审美立场，将浙江山水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放在由认知、伦理等共同组成的整体价值体系中来考察，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恰当自然审美”，力求实现审美效应正向化、最大化，使居、业、游功能全面提升。居的方面以生态安全和生活便捷为建设原则，业的方面以生态型和创意型为建设原则，游的方面以原生态和源文化体验为建设原则。

【关键词】恰当自然审美 生态美学 浙江大花园

中国的乡村改造强度日益增大，不少地方甚至提出全域性战略。浙江省的浙江大花园建设是省域性城乡改造计划，目标是建成高质量生态省和中国的大花园。初步确定 140 个重点，拟投资 1.25 万亿元。以衢州、丽水两市为核心，涵盖诗路黄金旅游带工程、5A 级景区创建工程、十大名山公园工程、百河综合整治工程、万里骑行绿道工程、静脉产业基地工程、美丽乡村工程、幸福产业工程、珍贵彩色森林工程等。重点开展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全域旅游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升、绿色发展机制创新五大工作任务。到 2022 年打造成全国领先的绿色发展高地、全球知名的健康养生福地、国际有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局；2035 年建成绿色美丽、和谐幸福的现代化大花园，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绿色发展格局，使大花园成为浙江自然环境的底色、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底色。这一计划是对浙江已往城乡建设的总结性提升更新，以审美提炼和生态繁育为导向，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但浙江大花园建设要取得成功，应当克服功利主义取向，特别应重视理念拔高，清算非理性的艺术审美偏差，通过反思批判确立理性的审美立场，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恰当自然审美”，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一、浙江山水的超景观特质与“恰当审美”

浙江陆域面积仅 10.18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域面积的 1.06%。陆地主要由浙西南山区、浙中盆地、浙北平原、浙东丘陵、沿海岛屿组成，自北向南有苕溪、京杭运河（浙江段）、钱塘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和鳌江等八大水系，又有西湖、东钱湖等容积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湖泊 30 余个。浙江山地和丘陵 70.4%，水网 6.4%，平原和盆地 23.2%，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但浙江是海洋大省，拥有中国主张管辖海域 2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 8.7%。其中领海与内水面积 4.44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 11.7%。^①浙江地质属华南加里东褶皱系，燕山期地壳运动特别剧烈，山岳虽不及中国北部和西部诸省名山雄伟险峻，断裂褶皱和火成岩侵入和喷发却十分普遍，岩体具有不同节理、成分、粒度、结构、抗蚀强度、溶蚀速率等物理化学性能，在相同外力作用下朝不同形态发育，形成奇峰异景。因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大，台风雨、地形雨对地貌形成影响颇大。内陆水系属沿海山溪性，径流丰富，且独流入海，多急流瀑布。

浙江不仅被视作江南灵秀之地，更被誉为鱼米之乡，这也与山水的独特性有关。浙江的土壤以黄壤、红壤为主，多分布于

¹作者简介：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26）吴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25）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大花园建设的生态美学设计”（课题编号 19NDJC067YB）阶段性成果。

丘陵山地，约占 70%；平原河谷多为水稻土，江河湖泊沿岸有潮土，沿海主要有盐土、脱盐土。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典型土壤是红壤、水稻土、盐土和潮土。水稻土分布区主要在浙北平原和浙东南滨海平原，是粮油作物的主产区；红壤分布区主要在浙南、浙东和浙西丘陵山地，因粘、酸、瘦等肥力特征和保水性能差主要适宜种植茶、果等经济作物，以及玉米、番薯等旱粮作物；滨海盐土以水产养殖为主，脱盐后可种植棉花、糖蔗、蔬菜、瓜类等作物；潮土分布区主要在杭嘉湖平原和江河沿岸，是种植粮食、棉麻、蚕桑、蔬菜、瓜果等作物的重要基地。浙江农业用地非常紧张，土地开发潜力也十分有限。耕地仅约 208.17 万公顷，按 2019 年常住人口 5850 万计算，人均仅约 0.53 亩。历史上人地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大量人口因农业用地不足无法生存而外出经商务工。但浙江的农业用地与相对优裕的风雨气候条件相结合一直保持较大的产出，负担了众多人口的生存。相对于其他省份浙江大的自然灾害较少，山水环境提供的居住条件较为安全。在这种意义上，浙江山水的超景观功能和特征更加明显，也更加重要。

浙江山水的超景观美学特质主要表现在 5 个方面。一是体量庞大的丘陵体系构成生态型生业基地。虽然洪灾、旱灾和台风灾害较多，但严重的较少，构成中国最适宜人居的省份之一。近几十年高强度发展经济，这种地形还制约着大型污染产业基地扩张，阻挡着污染源的流动，不像苏南平原不易节制。二是森林资源生态服务功能强大。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森林覆盖率高，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较多珍稀野生动物。据《2019 年浙江省森林资源及其生态功能价值公告》，2018 年浙江林地保有量 660.23 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 607.56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61.15%。活立木蓄积 3.85 亿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 3.46 亿立方米。天然林占比 60.37%，天然乔木林蓄积占比 70.85%。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 6413.94 亿元，林地平均每公顷年生态效益 9.71 万元。年吸收二氧化碳 7008.28 万吨，释放氧气 5116.48 万吨。有高等植物 5500 余种，总科数、属数和种数分别占全国的 60%、41%和 18%，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 11 种。累计审（认）定新林木品种 56 个，获得中国林业植物授权新品种 80 个。森林植被生物量 5.46 亿吨。有陆生野生动物 126 科 689 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3。其中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 18 种、二级保护的 97 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 64 种。三是森林林相相对单一但生态改良潜力巨大。适宜发展大型经济林和园林景观。经济林面积 93.29 万公顷，占森林面积 15.35%；经济林蓄积 467.66 万立方米，占森林蓄积 1.35%。茶叶、油茶、柑橘、杨梅、板栗、山核桃、蚕桑七大经济树种占经济林面积 83.13%。竹林 93.18 万公顷，占森林面积 15.34%。2015 年以来推广“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 89.58 万亩，总产值 80.86 亿元。其中甜柿、香榧、铁皮石斛等亩产万元以上。花卉苗木生产面积 238 万亩，解决了 70 万人就业。杭州市萧山区、海宁市等主产区农民 70%的收入来自花卉苗木。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花田小镇被列入花卉类特色小镇省级创建名单，杭州市临安区红叶小镇、嘉兴市秀洲区画乡银杏小镇、金华市金东区花木盆景小镇、海宁市长安镇花艺小镇等被列入市、县级创建名单。全省累计创建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16 个，居全国第一；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75 个，应创县（市、区）全覆盖；创建省级森林城镇 375 个、省市县级森林村庄 7907 个。四是总蓄水量有限但水资源易于蓄积调配和开发利用。据浙江省水利厅 2011 年发布的《浙江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全省已建在建水库 4334 座，其中大型水库 33 座，中型水库 158 座，小型水库 4143 座，总库容 445.26 亿立方米。年供水 90 多亿立方米、发电量约 60 亿千瓦时，灌溉农田 1200 多万亩。这些水库不仅在调洪蓄水、安全保障、灌溉农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旅游潜力巨大。浙江是全国海岛数量最多的省份，共有海岛 4370 个，占全国海岛总数的 40%。海岸线总长约 6700 公里，居全国首位。其中大于 10 米的深水岸线长度 481.8 公里。有滩涂资源近 400 万亩、后备滩涂资源约 500 万亩。海洋资源丰富，有海洋生物 1800 多种，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蕴藏量以及海上风电容量、大陆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探明油储量位居全国前列。五是形态少奇特但有众多代表江南山水的风景。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国务院公布的 9 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44 个，浙江有 22 个，约占 9%，与湖南同居全国之首。除天然山水旅游以外，还建成江山市月亮湖水利风景区、天台县长龙穿峡水利风景区等 16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淳安县、建德市境内的新安江水库（千岛湖）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44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之一。2018 年森林旅游生产总值 2083.89 亿元，占林业总产值 33.6%，成为林业第一大产业。^②至 2019 年累计建成 100 个“最美田园”、110 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由于人地矛盾尖锐，浙江开山占水造田从来不断，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明代以后美洲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等开始大量引种，山林毁坏、水土流失更是加剧。浙江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部分矿种探明储量位居全国前列，但以中小型矿床为主，开挖的矿山有 1000 多个。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开垦、工业开发以及城镇化强度加大，森林资源、水资源和土壤资源都遭受较大程度破坏，空气、水、土壤等污染均较为严重。今浙江省域明代有工商业市镇 100 多个，清代猛增到 1000 多个。目前有建制的乡 274 个、镇 654 个、街道 449 个，其中 17 个人口超过 10 万。2019 年新设立的龙港市不设乡（镇、街道）。近 40 年来城

乡建设无序扩容，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导致景观水平大幅度下降。具有生态特征的传统村落大部分消亡，包括设区市市治、县（市）治在内的城镇基本都发展为周边自然生态系统不能维持的高熵体。方格网这种在土地丈量方面广泛应用的方法被作为极具效率、万能的开发模式，遇山开山、遇水填水式的扩张使自然要素损耗严重。除少数山区县保护或规划稍好外，多数城镇的区域规划和建筑设计都缺乏科学性，较完整保留自然和历史风貌的乡村为数极少，发展形态违背生态美学原则。近几年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虽然森林面积有所增加，但生物多样性仅维持在中等偏上水平。

当代中国所谓的城市美学、建筑美学、旅游美学较多强调表面刺激，迎合低级审美趣味，尽可能放大经济利益，甚至无节制浪费资源消耗投资。大部分城镇、乡村不仅同质化，而且怪异化、功利化，不符合生态要求，与艺术审美原则也大相违背。这既是物质功利观驱迫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社会性的美学观偏差引起的。20世纪后半叶艺术审美领域提出“恰当审美”问题。1970年肯德尔·L·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在《艺术范畴》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1979年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审美鉴赏与自然环境》一文将其引入自然审美领域，后又在《自然、审美鉴赏与客观性》(1981年)、《自然、审美鉴赏与知识》(1995年)等文中做了进一步阐释，试图建立一种“自然欣赏的恰当模式”。“恰当的”在卡尔松的语境中几乎与“正确的”同义。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审美观。卡尔松诊断出3种不恰当的自然审美形式：一是以对待艺术的方式欣赏自然，典型表现为“对象模式”(Object Model)和“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l)。前者将自然对象看作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孤立的艺术作品，后者局限于从特定距离或角度欣赏自然对象，导致对整体的忽略，乃至误读对象。二是形式主义趣味，只关注自然对象的形色等外在感性形式，满足于肤表而不及内在。三是以现象为本质，将“所是”与“貌似”混为一谈。比如大部分人倾向于将鲸作为鱼来欣赏，而鲸实属哺乳动物。卡尔松因此十分强调自然之“所是”(to be)、“所有”(to have)与自然之“貌似”(appear to be)、“若有”(appear to have)的区别，提出“科学认知主义”(scientific cognitivism)的自然审美理论，认为“恰当”“正确”的自然审美欣赏必须坚持“自然是自然的”的客观原则和基于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本质上说，是日常知识/科学。在自然欣赏中，对我来说，似乎是唯一可以起作用的可靠选项。就像在艺术欣赏中，有关艺术类型、艺术传统之类的知识所起的作用那样。”^⑤“就像严肃、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要求有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一样，对于自然的此类欣赏也要求关于自然史的知识——由自然科学，特别是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之类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核心的观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对象和环境真实的审美特性。”^⑥卡尔松设计了4种情形分析审美偏好与可持续性景观选择之间的关系。其一，两处景观外形非常相似，人们不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的，则对它们无偏好上的不同。其二，两处景观外形不同，人们同样不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景观，其偏好可能会倾向于外观上看起来更美的。其三，两处景观外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人们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的，其偏好可能会倾向于可持续性景观。而这似乎与审美无关。其四，两种景观很不相同，而且人们也知道哪一处为可持续性的，其偏好将是可持续性景观。“真正的审美偏好不只是事物外观的产物，它同时也表达了人们所知道(或相信)的关于对象是什么的信息。”^⑦但卡尔松的判断必须建立在人具备理性能力的基础上。在非理性主导下，面对经济利益可持续性景观未必一定构成偏好。卡尔松揭示了理性认知及其相应成果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关键作用，对于校改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景观审美偏好具有积极意义。“恰当自然审美”将审美价值放在由认知、伦理、宗教等共同组成的整体价值体系中来考察，力求实现审美效应正向化、最大化。弗兰克·西布利(Frank Sibley)将艺术作品的感性特征区分为审美特征和非审美特征，比如绘画有神秘性、运动张力等特征，它们以颜色、线条等为基础；奏鸣曲有活力涌现和有机性的特征，它们以韵律、节奏、音高和音色等为基础；哥特式教堂有空灵、虚幻等特征，它们以线条、空间等为基础。前者属于审美特征，后者则属于非审美特征；前者是依附于后者的浮现性或格式塔特征，随后者的改变而改变，后者不以其他可感特性因素为基础。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也揭示了理性因素在审美感性中的关键作用，甚至从视觉这一典型的感性现象中发现了理性认知的内涵。这种思想是对非理性主义自然美学观的清算，可以作为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指导方针。

浙江大花园建设应当建立在充分和健全认知的基础之上。卡尔松认为，如同艺术史、艺术批评知识之于艺术审美一样，相关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十分重要，它可以保证自然审美判断具有客观性。首先，科学知识有助于把握自然审美特性和价值。“关于自然，首先是科学提供了关于它为什么如此，以及它是什么之类的答案。”^⑧“如果有关自然事物的欣赏应当是对此类事物依其本来面目进行审美欣赏，如果科学知识确实能告诉我们自然事物实际上是什么，那么，对自然事物的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依照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概念、范畴和描述而对自然事物所作的审美欣赏。”^⑨卡尔松将这种知识称为“自然史的知识”。地质学揭示无机世界的秘密，如山水的地质构造及其原因；生物学揭示生命奥秘，使自然审美不

局限于物种的外在形态。生态学揭示生命与环境的依存关系。科学知识甚至是自然对象审美特性、价值发生的根源。“科学的信息和描述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此前见不到的美、模式与和谐，取代了此前无意义的混乱状况。”“如果理解部分地是诸如秩序、规律、和谐和均衡等的功能，我们从中发现了审美价值，那么，科学的发展及其持续性自我完善便形成了一种指向此审美之善的运动。”^⑧其次，科学知识为自然审美提供必要的关注边界。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参与美学”(engagement aesthetics)主张的绝对参与性欣赏意味着欣赏所有东西，这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生理感官的混合”。科学知识可以为之确定有效边界。“我们关于特定环境的知识产生了我们欣赏的必要边界，审美意义的特定焦点，以及对于特定类型的环境而言，我们应当具有的反应。”^⑨再次，科学知识可以整体化构建自然景观时空。卡尔松从西方自然审美史发现：“作为自然科学持续进步的一种功能，所有的景观都变成了欣赏的对象。”“现实的景观……在19世纪达到一种繁荣阶段……它的发展确实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快速进步有关，特别是地理学、生物学和地质学。”^⑩“浙江大花园”概念就符合这种历史逻辑。最后，科学知识可以提升和深化自然审美。只关注自然对象形式美特性的审美只是对自然美“肤浅的”(superficial)欣赏^⑪，科学知识使自然审美超越表象，使审美感知和理解变得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浙江山水不仅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景观，更重要的是为浙江人民提供生态服务的基础性资源。超景观的生态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和主要存在价值。如果将城镇、乡村或浙江大花园看作一部艺术作品，那么内含于它们背后的自然要素、生产生活要素才是其美学基础。如山水资源、山川走向、风水脉相、植被运势、生业方位、生活路线等。必须对这些要素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对花园城镇、乡村的艺术改造才不会偏离美学轨道。在此意义上，浙江大花园规划建设首先要研究浙江山水的超景观特质即生态特质问题，厘定可持续性景观序列。凡是可持续性景观都必须无条件保留保护，作为根基和脉络。其次是对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政者进行相应的科学知识普及，全面提升自然审美的基本素质。

二、“恰当自然审美”意义上的浙江大花园居、业、游功能美学升华

浙江山水的超景观特质显示，山水资源是浙江最大的生态优势，也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建设浙江大花园，首先要对这一巨大的自然遗产的生态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共识。尤其是各级执政者、规划设计师应把它当作基本的知识储备，理性总结过往城镇开发的经验教训，将恰当审美贯彻到景观鉴赏和景观改造设计的基础环节，建立恰当的美学设计规范和程序，确保浙江大花园建设既能全面美化全省域环境，又能长期可持续地促进山水资源和城乡健康发展。

浙江大花园的总体特征表述“诗画浙江”是一种艺术审美表达。而如果以约翰·克里斯蒂安·弗利德利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olderlin)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诗意的栖居”来解释，也不妨认可其带有本真性和自然性。但要防止简单的艺术审美解读，偏离生态保护内核之“所是”“所有”。卡尔松在《审美鉴赏与自然环境》一文中曾提出欣赏自然的3种不同范式：第一种“对象范式”(The Object Paradigm)把“自然的延展”视为类似于一件艺术品，就是按照“艺术形式化”的要求观照自然。比如将自然“看作”雕塑，欣赏其感官属性、突出式样乃至表现性等。第二种“风景或景色范式”(The Landscape or Scenery Model)则退了一步，将自然直接当作“风景画”。就好像用事前定好的“画框”置于眼睛与自然之间，将吸纳进来的部分看作是一种“风景”。西方17世纪以来的风景画遗产就是典型，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观。第三种“环境范式”(The Environmental Pardigm)，按照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的解释将自然当成自然(Regards Nature as Nature)。将自然的延展(及其组成部分)与更广阔环境背景之间的有机关联当成根本，从而克服前两种范式的局限性。第一种范式只将自然当成艺术，第二种范式虽然把风景当作图画，但毕竟还是看作为风景画，同样也阻碍了对真实风景的“全面注意”。第三种范式则不然，关注到了“自然力”(Natural Forces)本身的交互作用。比如风化现象作用于岩石给人的美感，就呈现出“风”与“石”之间自然力的有机互动。美术领域的“大地艺术”(Earth Art)是第三种范式意义上的“让自然成为自然”的艺术样式。在其视界中，自然既不是装饰，也不是风景；既不是艺术属性的对象化，也不是风景画的聚焦点。前两种范式都折射出“我”在那里，大地艺术则让自然“在”那里。它参与进了“同大地相联的、同污染危机和消费主义过剩相关的生态论争”^⑫，掀起了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美学潮流。它以地表、岩石、土壤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始材料，只是对之“略加修改”，将美术馆的边界无限延伸到自然界。不像传统艺术那样从主体出发对自然任意取舍，而是采取“极度的写实化”和“写实的极度化”手法，顺应自然性“自然而然”(naturalness)完成。但这种“略加修改”也可以使人们重新注意司空见惯的大自然，获得“陌生化”的审美感受，从而让人更好地观照自然本身，而不是艺术；更好地观照未被改动的自然，而不是被改动的部分。第三种自然审美范式关注的是“自然力的整体”，而不是视觉摄取的自然片断。大地艺术认定“话语和岩石都包含一种语言”，

凸现了与自然力的动态交互作用。大地艺术作品接受时间的持续创作，随自然之变而变。大地艺术家认为，自然不能被改造，只能被呈现。大地艺术只是一种“半成品”或“准艺术品”，欣赏者在其中能够借助自然的伟力来“合成”整个艺术品。“艺术的发展将是对话的，而非形而上学的”。^⑩传统艺术被人为划定界定，“文化拘禁”(Cultural Confinement)也就不可避免。^⑪艺术家自己虽然没有拘禁自己，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被“艺术体制”拘禁起来。

大地艺术家相信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自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人类的生活时空(还有自然时空)处处存在艺术。他们“寻求与自然的对话，与自然力中固有的物质矛盾彼此互动——就像自然有时阳光四射，有时暴风骤雨一样”，不能容忍公园这类改造自然的人造景观，因为“公园只是自然的理想化，而自然实际上并不是理念的一种条件。自然没有沿着一条直线行进，而是曲折发展的。自然永远没有终止”。“对结束的艺术而言，公园就是结束的景观”。^⑫大地艺术寻找一个审美新起点。一方面，悖反传统的艺术观念，从画架、画布等传统载体走向广袤的天地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之间终结艺术；另一方面，反对从主体性角度过度阐释自然，而从自然本身的意义上来终结景观。^⑬浙江大花园不是人工公园或人造景观，而是浙江的大地艺术，是传统艺术的终结，也是传统景观的终结。

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了功能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生态主义等城市设计思想。《雅典宪章》将城市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事实上也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功能主义美学观。与前工业时期传统城市的功能复合完全不同，功能主义所采取的功能并置手法流于简单机械，不仅割裂了生活、生产的有机联系，增加了交通和交往的难度，而且抹煞了基地的自然记忆和地理传统，漠视基地原生自然要素的存在功能。许多城市设计以道路提高效率，割裂了自然要素体系，幸存的只有一些较大的山体和水体。现在相对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又变为再造城市绿色体系的工具，连接零星分布的公园、山体等“绿点”的绿色廊道依附在主要道路系统上，成为一种脱离生活的摆设。人文主义的设计观主张以人为尺度设计城市，强调多层次、多样化的功能复合，并认为城市应该是生成(becoming)的，而不是造成(making)的。虽也强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但重在人本和文脉，没有深入把握和解决城市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甚至将人工当人本，盲目进行人工造景。结构主义的设计观重视城市的视觉审美、空间形态或环境意象，将城市当作艺术品，追求视觉秩序和空间肌理，通过异质拼贴创造新的城市空间形象，提高辨识功能水平，注重的是外在形态。如普遍采取先破后立、先铲平后造景的方式填埋自然河道造“假河”卖水景，以人民的名义用人工材料或草坪建造大型广场追求视觉和心理刺激。其后果是城市在几何化、平面化的人工造景中趋于雷同，城市的认知系统不断模糊。生态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想自19世纪末即已兴起。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思想和约翰·奥姆斯比·西蒙兹(John Ormsbee Simonds)的“大地景观”学说。麦克哈格认为人类活动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自然的承载能力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限制条件，城市设计必须建立在土地适宜性分析的基础上。西蒙兹更加系统细致地分析了城市建设与土地、大气、水、景观、噪声等环境因素的关系，认为改造环境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演进的过程。麦克哈格、西蒙兹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是相一致的。

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境况下，自然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想正在成为一种共识，甚至成为检视其他各种城市设计思想的价值标杆。同时，也成为融会各种城市设计思想的综合性理论成果，功能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等城市设计思想的合理因素为之所用。经过它归约的各种城市设计思想都能更加合理地发挥作用。而科学认知主义可以深化生态美学的内涵。浙江大花园建设应当充分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以实现居、业、游功能的美学升华。如前述项目中的河道治理、植树造林属生态恢复，其他的都与居、业、游人类活动环境有关，应特别注意在“恰当自然审美”的基础上节制建设，让大自然健康发展，尽显其美。

麦克哈格集合包括气象学家、地质学家、土壤学家、植物生态学家、野生动物学家、资源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和遥感专家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绘制各种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评价图，然后加以叠加形成“千层饼”规划模式。现在高度发达的RS、GPS、GIS技术使这种规划模式变得十分容易。国外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牧业、自然保护区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等领域。俞孔坚等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景观生态规划思想，综合运用博弈论中的防御战略、城市门槛理论中的门槛值、生态学中的承载力、生态经济学中的阈值等测量方法，以几何语言或理论地理学理论建立空间分析模型。其中包括将水平过程如城市的扩张表达为三维潜在表面(Potential Surface)，将对各个层次安全格局的综合分析作为土地利用的战略防线。他们将这种理论称作“反规划”或“反向规划”。“反规划”秉持这样的理念：给自然最小干预，

让城市最好发展；如果我们的知识尚不足以告诉我们做什么，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不做什么。“反规划”一般将防洪、生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休闲等作为基本要素进行叠置交融，寻求边界模糊的分形城市生长方式，使城市如同自然一样自行演进，而不是刻意规划的。具体来说有如下要点：一是保留原有的水网系统，如河流湿地系统。二是保护和保留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乡土文化遗产。三是保护生物廊道，维持城市生物圈的完整结构。四是形成游憩系统，如沿绿色廊道的人行系统。“反规划”可以解读为“负规划”。与“正规划”主要规定城市中的建设区域相反，“负规划”规定城市的不建设区域。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必须将“图一底”关系颠倒过来，先做一个底——即大地生命的健康安全的本底格局，然后再在它上面作图——一个与大地本底相适应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城市。在浙江大花园的意义上，建设规划已经向整个农村延展，应当将这些规划思想和规划科学知识同步导入，以使居、业、游功能全面提升。

居的方面以生态安全和生活便捷为建设原则。一是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态环境。城镇建设改变环境地貌虽不可避免，但必须保留主要生态要素，如湿地、绿地等。尽量保留原有布局合理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古镇古村应当全面保护原有环境，新建镇村适宜山水脉系。二是提升建筑物使用功能水平。对历史建筑应保尽保，恰当修缮外立面，按照现代居住要求适当改造内部设施。新建建筑物以简约独特为设计原则，个性主要体现地域文化和自然特征，而不能追求怪诞离奇。三是整体布局有机构成。以一贯的文化主线统合各类建设要素，分布上形成韵律节奏，空间聚散开合有序。不同功能的建筑物有机串联，在各个必须的节点安排休闲场地和设施。

业的方面以生态型和创意型为建设原则。一是改造传统产业和提升产业能级。保留部分具有市场前景的地方特色产业，但要努力通过现代化改造提升发展水平。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污染性产能。二是大力发展创意经济。创意经济涵盖新经济全体，或也可以理解为整个新经济即新型工业化或工业 4.0 意义上的工业、现代或后现代服务业、生态农业或效益农业的核心经济。三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以互联网、物联网大力促进生态农业市场化发展，使浙江大花园的特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游的方面以原生态和源文化体验为建设原则。一是全面完整地保护和展示地域自然和文化遗产。以遗产本体为基础提炼旅游要素，并作适度的旅游服务改造。二是以大地艺术的方式规模化展示特色生态资源。将艺术表现与自然要素有机结合，创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规模化地景视觉艺术形象。三是注重开发源头性、原产地文化。尽力规避模仿克隆，真实展现原生态文化。

三、认知和创意的“恰当自然审美”新可能

美不局限于感性直观，还包含在反思批判基础上对意义和价值的肯定。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其称为“反思判断”。康德认为，一般判断是将特殊的东西当做包含在普遍的东西之下、来对它进行思维；而当特殊的东西被给予了，判断必须为它找到普遍的东西，这种判断就纯然是反思性的。它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反思判断不仅超越于感性直观，甚至也不是简单的对对象的价值判断，它同时也是审美主体的一种会心式自我肯定和审美理想设定，即“主观的合目的性判断”，产生“反思愉悦”。感性的审美是浅表化的，反思愉悦才使审美上升到精神层面，真正完成审美过程。真正的“恰当自然审美”不限于环境美化或观光旅游，而必须借助于反思判断。反思判断不仅肯定生态环境的价值，也肯定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意义。自然审美不是享乐，也不是逻辑判断，而是建立在感官感受和情感体验之上的对自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理性反思或“感悟”。反思判断可以使人类超越非理性审美的局限，使“恰当自然审美”获得可能。

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先天能力，但同时也是人类在经验和教化中习得的综合能力。人的感性直观能力、情感想象力、反思判断力可以在教育和实践中得到开发，尽管有多少或高低之分。天才只是少数，大部分执政者和建设者不具备先天综合判断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群体没有能力进行“恰当自然审美”。审美训练和熏陶不仅可以强化人的感官感受力、情感体验能力和想象力，而且可以推动它向智性发展，提升反思判断能力。而一旦人们提升了审美品位、具有了审美修养、修成了审美人格，审美不再是单纯的美感获得和实现，也可以成为行为选择的尺度，成为生产和建设活动的指南。在这种意义上，浙江大花园建设就有了“恰当自然审美”的根据。而浙江大花园建设的积极功能除了恰当的生态环境营建外，反过来也是十分

重要的人文环境营造。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城市文化》一书在描述了中世纪城市于听觉、嗅觉和视觉等方面给人的愉悦之后指出：“这种耳濡目染的感官熏陶教育，是日后全部高级教育形式的源泉和基础。设想，如果日常生活中存在这种熏陶，一个社会就不需要再安排审美课程；而如果缺少这种熏陶，那么即使安排了这种课程，也多是无益的；口头的说教无法替代生动真实的感官享受，缺乏了就无法疗救……城市环境比正规学校更发挥经常性的作用。”^⑥塑造浙江人的审美人格也是浙江大花园的社会功能。浙江大花园是天才的美学创造或设计者与广大经过审美训练的主政者和建设者共同探索和承担的宏伟事业。要通过这一过程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既以培养具有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科学知识的建设主体为前提，使政府的所有决策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也以浙江大花园涵养它的所有建设者。

浙江山水具有天然美，也有不尽完美的部分或虽完美却因交通等问题难以展示的部分，以及遭到人为破坏需要修复的部分，要通过创意设计改观它们的形态，提升审美价值。这种创意设计，是在对自然环境充分深入认知的基础上对原有要素或其他适宜性要素进行再整合再创建的思想性作为。其表层是形式改造，内层是立足于反思批判的价值重建。它使原有环境向着更符合自然循环逻辑、更贴合人类生活需要和审美趣味的方向转化，而不是相反。创意设计是发现或运用有效或特殊资源所进行的恰当的原始创新。所谓恰当的是指符合生态要求、有经济或社会效用、具有审美价值等特性，即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浙江大花园建设在修复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些有意味的环境改造，如前述创作大地艺术。大地艺术注重场所感，在方式上通过强化或削弱基地的地貌、地质、植被等特性引导受众深入感受自然。早期大地艺术往往是较大的土方工程，后期大地艺术更多通过设置布景以摄影的方式呈现。一些地方的农民将农田规划成大地艺术，如荷兰的郁金香大地艺术、日本的稻田艺术等。浙江大花园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塑造优美的大地景观，构成美好的生活家园和个性化旅游目的地。建于民国23年(1934年)的杭州花圃1949年有花卉品种131个，1958年成立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花圃后次年通过引进培育花卉品种达到1982个，1965年达到2945个，目前约3500余个。其中西湖的红莲、曲院风荷的水杉、花港观鱼的雪松、牡丹园的牡丹以及市树桂花已经构成杭州的大地景观。海宁市长安镇花艺小镇以荷兰博斯科普(Boskoop)小镇为蓝本，致力于打造高科技花彩田园特色的原乡生活小镇，为怀抱园艺梦想的创客提供创业和生活家园。博斯科普是南荷兰省的一个小镇，以拥有众多苗圃而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花卉种植区。现在有774个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植物的苗圃，分布于多条狭窄的运河之间，形成许多细长的风景线。从春天到秋天都有游船在其间穿梭，生态效益和景观效应均十分突出。花卉小镇在欧美兴起较早。1959年法国国会、市镇议会以及旅游部开展“鲜花小镇”竞赛，入选者竖立“Villie Heurie”标志，并以1-4朵小红花表示等级，4朵花为最高荣誉。目前获得4朵小红花的小镇就有227座，涌现了科尔马(Colmar)、吉维尼(Giverny)、埃吉桑(Eguisheim)、伊瓦尔(Yvoire)等著名小镇。鲜花小镇科尔马每条街道、每个窗口都布满花草，是宫崎骏著名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取景地。吉维尼因莫奈花园闻名于世。埃吉桑2013年入选法国最美小镇，不但有罗马时期的古建筑，还有大片葡萄园。伊瓦尔有别具特色的石头屋，也被鲜花簇拥。这些小镇有效利用当地的生物和气候资源进行创意设计，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浙江大花园为发展高效农业、尖端农业提供了历史机遇。湖南省是杂交水稻之乡，以袁隆平为首的大批农业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目前在建8大援外项目向外辐射尖端农业生物技术，湖南因此成为农业投资热土。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对湖南农作物良种、农资、农机具采购总量近几年连续递增10%以上。国际经济组织的投资也在递增，世界银行贷款种子商业化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湖南。全省农业招商引资外资比重已经超过内资。浙江植物种质资源丰富，栽培历史悠久，是传统的花木生产和消费大省，花卉苗木产业总产值居全国首位。但花卉苗木产业仍处于高速低效发展阶段，名贵品种依赖进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很低。与发达国家的行业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的花卉苗木生产设施落后，设施栽培面积小，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也没有形成品牌，整体竞争力较弱。一些具有地区特色的花卉品种，如安吉观赏竹、宁波北仑杜鹃、杭州桂花、桐乡杭白菊、萧山黄杨、金华佛手和茶花、绍兴兰花等，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可以结合浙江大花园建设加大相应的科技投入，努力实现花卉苗木尖端技术突破，实现传统产业的现代转换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世界级产业和技术基地。瑞典、丹麦、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花卉苗木设施栽培面积越大，单位面积产量也越高，而且品质有保证。浙江土地资源紧缺，人力成本较高，可以借助于浙江大花园建设全面加大设施投入，扩大设施栽培面积，加强设施栽培技术研发，构建规模化产业基地，在改良林相结构、美化山水的同时增强市场产业竞争力。

注释:

①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浙江省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浙发改规划[2016]503号)。

② 张羽茜、何晓玲、谢力:《数说70年:“解码”浙江林业巨变》,《中国绿色时报》2019年9月12日。

③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37 (1979): 267-276.

④ Allen Carls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E. N. Zalta (ed.), *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 SEP, 2007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nvironmental-aesthetics/>).

⑤ Allen Carlson, *Aesthetic Preferences for Sustainable Landscapes: Seeing and Knowing*, in S. Sheppard and H. Harshaw (eds.), *Forests and Landscapes: Linking Ecology, Sustainability and Aesthetics*, New York: CAB International, 2001, p. 31.

⑥ Allen Carls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Berys Gaut and Dominic McIver Lopes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431.

⑦ Allen Carls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al Landscapes and Appropriat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Rivista di Estetica (Review of Aesthetics)*, 29(2005): 41-51.

⑧ Allen Carlson, *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6(1984): 5-34.

⑨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37 (1979): 267-276.

⑩ Allen Carlson, *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6(1984):5-34.

⑪ Glenn Parsons and Allen Carlson, *New Formalism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62(2004): 363-376.

⑫ *From Expressionism to Post-Modernism: Styles and Movement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Art*, Edited by Jane Turn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1-132.

⑬ Robert Smithson, *The Writings of Robert Smithson*, Edited by Nancy Hol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90, 133.

⑭ Robert Smithson, *The Writings of Robert Smithson*, Edited by Nancy Hol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2.

⑮ Robert Smithson, *The Writings of Robert Smithson*, Edited by Nancy Hol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3.

⑯刘悦笛：《当代“大地艺术”的自然审美省思》，《哲学动态》2005年第8期。

⑰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峻岭等译，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